

住在徽州
梦里水乡

远去的家园

摄影 李玉祥

撰文 王魯湘

浙江摄影出版社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策划总监：葛旦旦
责任编辑：葛旦旦
文字编辑：裘禾敏
装帧设计：任惠安
英文翻译：陈 刚
 颜究晟
责任校对：蒋蕾妮

总策划：蒋 恒 高 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园——远去的家园 / 李玉祥摄；王鲁湘撰文.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12
ISBN 7-80686-247-1

I. 故... II. ①李...②王... III. 乡村—概况—中国—画册 IV. K928.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3014 号

故园

——远去的家园

摄影：李 玉 祥 撰文：王鲁湘

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

发行：浙江摄影出版社发行部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pub.org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mm × 1194mm 1/16

印张：13.5

字数：12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686-247-1/K · 124

定价：160 元

故园

远去的家园

Our Faraway Homes



目录

Contents

序 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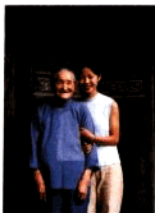
陈志华

Preface
By Chen Zhihua

前言 024

王鲁湘

Foreword
By Wang Luxiang



第贰章 回望岭南

Chapter Two A Retrospect of Guangdong

- 060 / 认祖归宗巷 Finding Roots in Zhuji Lane
063 / 五色与陈白沙 Wuyi and the Ming Philosopher Chen Baisha
064 / 赤坎镇的钟声 The Bell at Chikan Town
066 / 最后的渔民 The Last Group of Boat Dwellers
068 / 碉楼春秋 The Story of Watchtowers
071 / 葵艺今昔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kuiyi
072 / 与神同居 Living with the God
074 / 灰塑的命运 Mortar Sculpture
076 / 先侨义冢 The Burial Ground for the Remains of Overseas Chinese



第壹章 湘西记忆

Chapter One Memories of Xiang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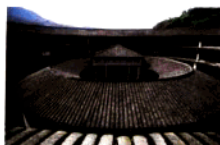
- 036 / 湘西吊脚楼 Diaojiaolou Houses
037 / 湘西的那个黄永玉 Huang Yongyu, a Great Artist
038 / 沈从文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湘西 Shen Congwen, a Writer in the Abiding Spirit of Xiangxi
040 / 老街 The Old Street
041 / 老船工 The Old Boatman
042 / “摊戏”的最后一位师娘 The Last Actress of Nuo Opera
043 / 舞狮 The Lion Dance
044 / 染匠“刘大炮” Liu Dapao, the Master of Dyeing
045 / 土家丧礼 The Funeral of the Tujia Nationality
046 / 一次乡村调查——舒家塘 Shujiatang Village
048 / 边城的倒塌 The Relics of the Southern Great Wall
049 / 苗寨 The Village of Miao Ethnic Group
050 / 双凤之舞 Shuangfeng Village
053 / 王村的变迁 Wangcun Town
054 / 桑植民歌 Folk Songs of Sangzhi



第叁章 客家苍穹

Chapter Three The Hakka People

- 082 / 客家围龙屋 Weilongwu of the Hakka
084 / 探访畲族 A Visit to a She Community
085 / 故国家山 A Trip to the Hometown
086 / 客家阿婆 A Hakka Grandma
088 / 汀江水 The Tingjiang River
089 / 老街豆腐 Bean Curd at the Old-Street
091 / 客家祖地 The Ancestral Root of the Hakka
093 / 方圆天地 Square and Round Earth Buildings
094 / 土楼和为贵 Earth Building - Symbolic Harmony
096 / 团圆宝寨 Circular Building - Symbolic Reunion
097 / 永远的土楼 Everlasting Earth Buildings
102 / 客家人胡文虎 Hu Wenhui: a Person of Hakka Origin
104 / 文化雕楼 Buildings with Cultural Heritage
105 / 兴家读与耕 Developing the Family by Learning and Cultivating
106 / 好大一片屋 What a Group of Houses
108 / 永定烟民 Tobacco Planters at Yongding
109 / 新房子老房子 New Houses and Old Houses
110 / 没落的书乡 Block Printing Being Lost
112 / 木偶情缘 Marionette
113 / 关公年祭 Annual Sacrifice
114 / 古粤城村 Ancient Village in the Yue Capital
115 / 宗祠今用 Today's Use of Ancestral Temple
117 / 老村的魅力 The Lure of an Ancient Village
118 / 城村守望者 The Remaining Villagers
120 / 五夫镇 Wufu Town
122 / 紫阳遗风 Wufu Town: Cradle of Neo-Confucianism



目录 Contents

第肆章 千年流坑

Chapter Four Liukeng: A Village of 1 000 Years

- 128 / 千古一村 A Millennial Village
- 129 / 聚只一家 Lost Cohesion through One Family Name
- 132 / 流坑人写真 Two Liukeng Villagers in Focus
- 134 / 大宗祠 Grand Ancestral Temple
- 136 / 旅游救村 Village Being Rescued by Tourism
- 138 / 傩舞之乡 A County of Nuo Dance
- 139 / 石郎傩班 Nuo Troupe in Shiyong Village
- 142 / 傩魂 The Soul of Nuo
- 144 / 上甘傩班 The Nuo Troupe at Shanggan



第陆章 梦里水乡

Chapter Six Water Town in the Dream

- 180 / 兰溪江畔 Lanxi Town
- 181 / 东阳木雕 Wood Carving of Dongyang
- 184 / 抱憾楠溪江 The Nanxi River
- 187 / 魂归林坑 Linkeng: Home to the soul
- 189 / 瑞安有个意大利农民 An Italian Farmer at Rui'an
- 190 / 碗窑村 A Qing Village of Kilns
- 194 / 梦里水乡 Dream Water Towns



第伍章 住在徽州

Chapter Five Life in Huizhou

- 150 / 徽州情结 Special Attachment
- 151 / 徽州文书 A Villager's Diary
- 153 / 徽剧春秋 The History of Huizhou Opera
- 154 / 婺源桥 A County of Bridges
- 156 / 甲路抬阁 Ancient Cosplay in Jialu Village
- 157 / 宏村建筑 Architecture in Hong Village
- 160 / 谁引碧渠到白家 Water Conservancy in Hong Village
- 162 / 墨都说墨 The Capital of Chinese Inkstick
- 164 / 胡适故里 The Birth Place of Hu Shi
- 167 / 徽州老街 Two Old Streets
- 168 / 徽商 Huizhou Merchants
- 170 / 渔梁坝 Yuliangba Wharf
- 171 / 徽州牌坊 The Memorial Archway of Huizhou
- 173 / 宰相故里 The Hometown of Prime Minister



后记

李玉祥 / 202

Afterword
By Li Yuxiang



序

寻找远去的家园

陈志华

杏花春雨江南

人人都有故园之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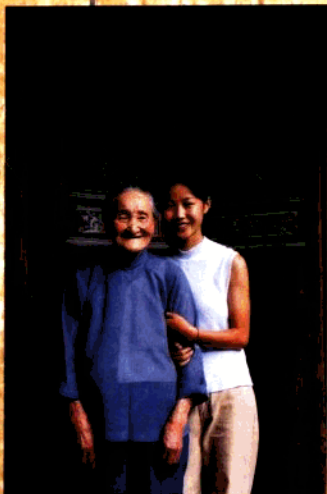
我离开江南已经五十五年了。故园怎么样了？它依旧弥漫着诗意吗？

我希望有三幅画，画我的江南故园。第一幅画小木桥，一位蓑衣农夫搀扶老翁走过，迎着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和扑面不寒的杨柳风。第二幅画一泓清溪，柔媚的越女吴姬在溪边浣纱，红罗轻衫映在水里，波纹起处，似千百片花瓣在水面跳动。第三幅画什么呢？画霖雨潇潇中江上的古村罢。“燕子归来寻旧垒”，我回来了，我要到村子里去寻我的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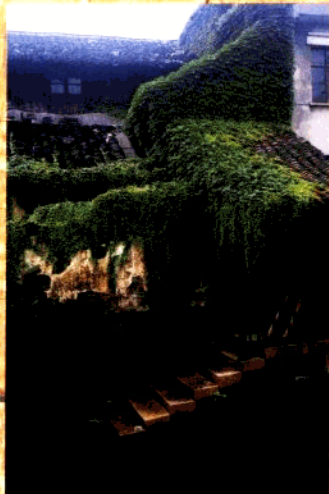
一座拱桥跨过村口小河，水面上又倒映着一座，上下竟合成了一个圆环。我乘坐的小舟，尖尖的，像箭矢射向环靶，穿了过去。前面，又是一座桥，又是一座。兰橈小桨，轻轻击水，可曾烦扰了小楼上吹箫的玉女？河两边应该有深深的小巷，一夜春雨过后，明天清早就能听到卖花声的回荡了。

这是一场梦，是诗人的梦幻化成了我的梦。我何曾这样风流倜傥地领略过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世俗得多了。枕河人家，养蚕姑娘们站在后门埠头上，卖菜



与外婆的合影。
A photo with my grandma.



私家码头。
A private quay in Shuanglin Town.



茶馆。
Teahouse in Wuzhen Town.

姑娘买青青的豌豆。茧子已经收下，要煮一锅肉末豌豆饭吃了。这是她们几十个日日夜夜熬命辛苦的犒劳。吃过肉末豌豆饭，又要熬命日日夜夜缫丝了。船往前走，进了河街，街上挤满了人。男的穿对襟青布短褂，他们来买镰刀钉耙，剩下几个钱，走进小店买碗米酒喝；女的，发髻上插几支银簪，她们来卖手织布，得了几个钱，蹲在路边挑选毛茸茸的小鸡小鸭，买回去饲养。沿河的栏杆椅上，坐的是老年人，不买也不卖，嚼着长长的旱烟管，扭转半个身子，大声招呼河面上划船来赶市的熟人。

这场景我曾屡屡亲历，但小镇于我仍旧陌生，这幅画似梦又似非梦，使我迷惘。

我熟悉的是路人渴了可以随意摘个瓜解渴，饿了可以随意采一把豆荚煮了充饥的乡村，那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的童年。第三幅画，那潇潇暮雨中的江村，应该是竹篱茅舍，豆棚瓜架的村子。只有那种村里，才有如花的越女吴姬，才有扶老人过桥的农人。

但我又想又怕这样的三幅画。我想，是因为我爱；我怕，是因为淳朴厚道的人们生活得太艰辛，他们必须学会计较和狡黠，才能富裕而健康，要得到一些，就要失去许多。

唉，归根到底，这三幅画都是梦，惆怅的梦。



绣娘。
Embroideress.



民居(东浦镇)。
Private houses in Dongpu T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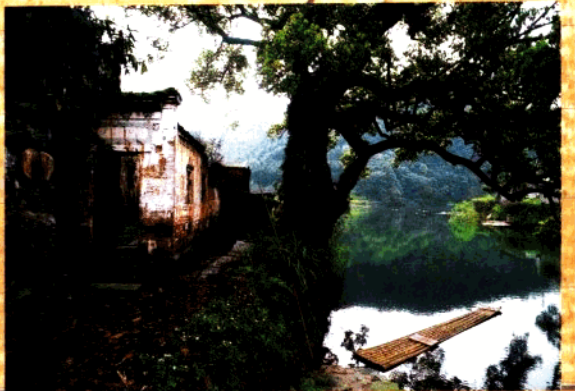
黄山白岳人家

徽州的村落，大多是徽商的家园。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岁，往外一丢。做得生意，儿呀，娘的心头肉；做不得生意，在外成鬼也孤幽。”

这是徽州地方戏里的一段唱词。徽州六邑的少年，挟一把雨伞，穿一双草鞋，背一个包袱，随爷兄戚友，跋山涉水，走出山村，或者向北直趋长江，或者向东顺新安江而下，到淮扬苏杭各地做学徒。待到成年，回乡完婚。婚后再只身外出经商，一年只回家过几十天探亲假。宗族规矩，家眷必须留在老家，在外不许纳妾。死后要归葬族中茔地。于是，徽商不论是成了娘的心头肉，还是成了孤魂野鬼，都束缚在老家的土地上。有了积蓄，便带回来买地造房子。年过五十，回乡养老，过清闲的日子。

几百年下来，徽州“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清康熙程庭《春帆纪程》）我们初往黟县，一过山口，俯视平野广畴，无边的菜花开得正盛，在灿烂的金



民居（婺源县）
Private houses in Wuyuan County.

民居山墙（黟县西递村）
Gables of the private houses in
Xidi Village, Yixian County.

黄色海洋中，点缀着一簇簇粉墙青瓦的村子，真像是进了桃源仙境。徽州的村落，是吸纳了长江中下游的财富建造的，同时也吸纳了长江中下游的文化成就。

村里的居屋，处处显现出商人之家的特点。家是颐养天年的地方，不追求豪华气派，求的是宁谧安逸。规模不大，紧凑实用而充盈着生活的祥和气息。家是财富的堡垒，围着高高的砖墙，外观一副朴素的却又不可侵犯的面孔。家也是禁锢妇女的牢笼，商人长期在外，免不了拈花惹草，却怕眷属们难耐寂寞。住宅里有的分内外院，有的分前后厅设避弄，把妇女深藏起来。小型住宅，卧室门前也有“退步”，窗上装一道“护净”。除了禁锢身体，还造了贞节牌坊来禁锢妇女的心，而她们在厅堂里供一只瓶，一面镜，祈求丈夫平安，苦等他们归来。徽商们活跃在苏州、扬州这些文化发达地带，沾染了不少翰墨气。他们还乡终老的时候，多在住宅边上建精致雅洁的“别厅”或者别建“学堂”，在里面品诗题画，纵论古今。厅前栽花莳草，构筑园林。

徽州地狭人稠，村落拥挤，高墙小巷，是村落的典型景观。俞正燮《黟县竹枝词》：“几层小阁傍山隈，六尺地重三尺开，游客不知人逼仄，闲评都说好楼台。”我们也有保留地说：是好楼台。



民居（黟县屏山村）。
Private houses in Pingshan
Village, Yixian County.

徽州老妪。
An old granny in Hui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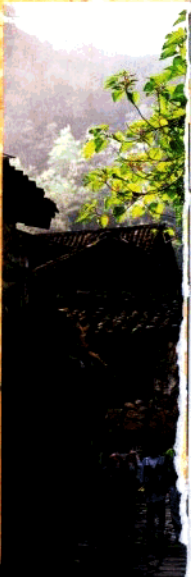
临溪别墅（黟县西递村）。
Streamside Villa in Xidi
Village, Yixian County

村在雁荡仙霞

过浙江中部往南，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散落在山间的村镇，经济和文化都比太湖水乡的差，但是，自然和人文的多样性别具一格。我少年时来到这里，山上有那么多树，林里有那么多花，天上盘旋着鹰隼。水里呢？蚌呀，虾呀，蟹呀，奇形怪状的鱼呀，蛤蟆呀！哎，这里生命多活跃。

人也特别，说的那话，怎么都听不懂，好不容易弄明白了几句，真滑稽，吃早饭叫吃天光，午饭叫吃日中，晚饭叫吃黄昏。慢着，你过一条河，又什么话都不懂了，你又得重新学三餐饭的叫法。

房子当然也多变化。有小天井的，有大院落的，有单幢的，更有不拘一格，随形就势而俯仰转侧，变化万千的。就说墙罢，有生土的、石的、砖的、木板的、竹片抹泥的，还有稻草的。我喜欢夯土的房子，倒不为冬暖夏凉，为的是墙上有夯模留下的小洞，晚上用竹蔑点火一照，伸手准能摸到麻雀，放到烧禾根的火堆上，烤得喷香。变化最多的是石墙，有小石片平叠的，有大毛石块垒的，有整块石板拼的，有卵石砌的。叠的，垒的，拼



制缸(永嘉县缸窑村).
Vat making in Gangyao Village, Yongjia County.

钉步。
A stone-to-stone bridge.

的，砌的，还各有多种花样，粗中见细，拙中见精，乱中见条理。它们是农业文明的结晶，呈现出农业文明的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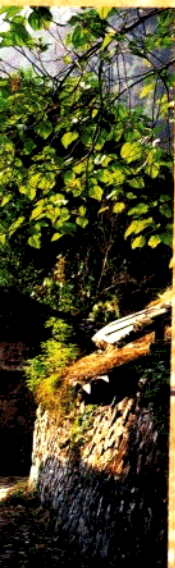
从仙霞岭脚到雁荡山麓，从龙泉溪头到飞云江畔，房层的布局、做法、材料和装饰，都发生过几次大变化。乘车沿海疾驰，大约每半小时建筑就会大变一次。

村落也是千变万化。这里是方方整整，围着堡墙，堡门如鸟亢飞，气象庄严；那里是稀稀疏疏，沿溪散开，老农耕罢，赶着水牛，要过小桥、扛步才能回家；还有的缘陡坡层层叠叠，攀援在变幻的云雾中宛如仙山楼台，倚着飞檐栏杆，村姑憨笑，余音在山谷袅袅回荡。

这里的聚落，有的是纯农业村，居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的是小集镇，日中为市，一边堆着竹笋、香菇，一边陈着花布、煤油，人来人往，买卖山产洋货；也有手工业的小村，造纸的，溪边缓缓转动着水车，烧窑的，时时升起浓烟，四方赶来的客商，住在栈房里等货，闲来站到庙里戏台前看一出唱腔高亢的地方戏，待到货齐，便装上小筏，飘向远处。

而且还有桥，不是徽州的板凳桥，不是江南水乡的石拱桥，而是结构特异的风雨桥，据说和宋画里的一样。它们点缀着千姿百态的江山，与参天的榕树一起组成一幅幅优美沉郁的图画。

多样性的美，就在仙霞岭和雁荡山之间蕴藏着。



文兴桥。
Wenxing Bridge.

巷道(西山缥缈村)。
An alley in Piaomiao Village, Xishan County.

放牛。

Cowherd and his buffalo.



玉祥的故园摄影

玉祥把他多年来在乡村拍摄的照片精选了一部分，准备出版，邀我在书里面好歹写几个字。这件事叫我很为难，哼哼哈哈拖了差不多半年。难在哪里？至少有两点。第一个难点是，玉祥跑过的地方实在太多。几年前，他很遗憾地告诉我，还没有到西藏去过。过了不久，我有事找他，拨了他的手机号，他很高兴也很自豪地大声说：“我在拉萨啊！”他又把西藏跑了个遍。有几次，我从交通极不方便、偏僻而又毫无名声的小山村回来，很得意地跟玉祥提起，他会回答：“我可以把那里的照片找出来给你看看”，大扫我兴。扫兴的次数多了，就觉得给他的书写些什么太难了。第二个难题是，这本书的读者可能没有任何专业性的定位。但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提起笔来就往我的专业框子里钻，给玉祥的影集写些什么，如果不摆脱这个习惯，便会倒了读者的胃口。于是，犹犹豫豫不知所措——写到这个“措”字，请容我插一段笑话：伤天害理的那十年里，我当了“牛鬼蛇神”，有一次“工宣队”的“砂子”们审我的“灵魂深处一闪念”，我无意中说了句“手足无措”。一位趋奉在砂子左右的教授干部立即瞪起眼珠训斥：“手也不错，脚也不错，你什么都不错，那就是说工人师傅把你整错了，你好大的胆子！”——说了这么个笑话，心情稍稍放松，我再往下写也许就会顺利一点儿。

其实，心情稍稍放松，起于一个多星期前。那天，在楠溪江上游的林坑村，面对着仙山楼阁似的古老村子，玉祥又向我提起书的事。他说，书的名字就叫《故园》。我嫌这个名字太文绉绉，他说，“故园”，带点儿伤感，我喜爱这点儿伤感。那天，他正张罗着香港凤凰卫视拍摄“寻找远去的家园”专题节目，家园正在远去，那一层伤感浓浓的，粘在心坎上，又甜又苦，又暖又凉，拂拭不去。这千般滋味从哪里生出？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中生出。一个几千年的农业民族，要向现代化迈进，在这个大转变中，人们要舍弃

许多，离开许多，遗忘许多。而这许多是将被舍弃、被离开、被遗忘的，它们不久前还曾经养育过我们，庇护过我们，给过我们欢乐，给过我们幸福，也在我们心头深深刻下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这其中就有我们的家园，远去了，那便是“故园”。历史不能停滞，古老的家园将越来越远，但是，人们对家园的眷恋岂是那么容易消去的？这种眷恋就成了我们民族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之一。于是，玉祥就沉浸在伤感之中。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心里活动起来，把前些日子初步设想过的几种学究式写法，全都抛掉，就从“家园”，从“远去了”下手写，可能会更好。于是，便觉得轻松了一点儿。

玉祥的故园摄影，题材都是农村。农村在几千年里是我们民族的家园。人们在农村中生，在农村中长，在农村中读书受教育，仗剑远游四方的男儿还要回到农村中颐养，最后在村边苍翠的山坡上埋下骸骨。在农村里积贮着农业时代我们民族的智慧和感情，它们是我们民族善良、醇厚、勤奋和创造力的见证。玉祥生长在南京，虎踞龙盘的帝王之都，但他对六朝繁华毫无兴趣，眼里没有秦淮河的旖旎，胭脂井的风流，更没有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剧场、舞厅，他对南京似乎只留恋路边摊头上的鸭血汤，每次长时间上山下乡回来，下了火车，先喝上一碗。有一次竟端着碗就给我打长途电话，炫耀他的那一口享受。他在心底里真正认作家园的，不是南京，而是广阔田野里的农村。他所认定的故园，不是他自己的、个人的，而是我们民族的、大家的。因此他的照片，能叫千千万万的人感到亲切，打动他们的心，引起广泛的回响。

我这一代人，上辈里，父亲、母亲或者伯伯、舅舅，还生活在农村，春耕秋收，默默地养活着整个民族。我家是河北平原上运河边的农户，母亲最爱给我们兄弟讲的，是我祖父怎样相中了她这个儿媳妇。当祖父带着我父亲来到我姥姥家时，寒门小户，没处回避，母亲只好继续在布机上织布。祖父摸了摸布，平匀光洁，没有多说什么，就给父亲订下了这门亲事，辞谢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儿。母亲也偷眼看了看父亲，粗手大脚，一副好庄稼人的样子，心里便觉得踏实。母亲不识字，但记得许多歌谣，如“小小子，坐门墩”之类。我出麻疹



那些日子，母亲坐在床边教我背诵这些歌谣，虽然俚俗，但朴实可爱，有一些不免带着社会的偏见，但艺术水平不低，很生动，而且琅琅上口，记住了便忘不了。有一首写家庭里姑嫂斗气的歌谣叫《扁豆花》：

扁豆花，一嘟噜，她娘叫她织冷布。

大嫂嫌她织得密，二嫂嫌她织得稀，三嫂过来掠她的机(指织机)。

娘呀娘，受不的，套上大马送俺去(指出嫁)。

爹娘送到大门外，回过头来拜两拜，哥哥送到枣树行，拿起笔来写文章。

先写爹，后写娘，写的嫂嫂不贤良。

爹死了，买棺槨。娘死了，上大供，哥哥死了烧张纸，嫂嫂死了拉泡屎！

乡土文化就这样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渗进我的心田，随血液流遍全身。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在江南的山沟沟里度过，随着老师开荒种田。最喜欢干的活儿，是收了麦子之后，到水碓里去磨粉。打开水闸，山水冲过来，水轮就转呀、转呀，大轴上的几根臂，拨动一个齿轮，磨盘活动起来，不一会儿雪白的粉便出来了。这活儿不累，而水碓边的风景总是很美，坐看流云一刻不停把峰峦弄得千变万化。三四个同学一起去，还可以抽出一两个人下到溪里摸螺蛳，一上午能摸到一木盆。礼拜天，约上几个人去偷白薯，自以为有心眼，走远一点去挖山坡地里的，好把罪过推给野猪。但回来拿到乡民家去煮，婶子大娘们就会宽容地笑笑，不说什么，只心疼地看我们吃。我们的脸烧红了，只管低着头吃，装着清白，心里洋溢着对乡亲的感激。

后来我来到大都会，囚禁在钢筋混凝土的笼子里，仍旧自认为一个乡下人，不怕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甚至没有见到过一只真正的车轮，我少年时代最珍贵的收藏品是几个彩色的胶木瓶盖。在刘伯温的庙里上学，冬天水田都冻成密密麻麻竖立着的冰凌，大风雪里我光脚穿单布鞋，没有袜子，一连几个月脚趾头都冻木了，没有感觉。离开农村几十年了，心头总牵挂着父老乡亲，每当见到城市里华丽的大剧院和摩天楼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时候，我都免不了想起他们，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了？真的温饱了吗？农村永远是我的家园。

于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我和玉祥竟走到一起来了。

我在六十岁退休以后终于又回到我的农村。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开展了乡土建筑的研究，年年上山下乡，又睡到了被汗水渍得又红又亮的竹榻上，睡到了铺着苇席的火炕上。有一年，因为交通阻碍，滞留在徽州，到老街上闲逛，见到了几本厚厚的《老房子》，拿起来随手翻翻，心里立刻就漾起了波澜。那是我家园的影集呀，我多么熟悉这些老房子，熟悉它们的格局、装饰，知道这里是堂屋，那里是厨房，是西乡师傅垒的墙，是河东师傅雕的梁。这道门里住着王老汉，他用草药治过我的伤，廊檐下正在织袜子的是李大娘，她会用笊帚敲着簸箕给孩子们叫魂。桥下，我跟光着屁股的小朋友戏过水，山上，我踢开积雪挖过笋——这些真是我的家园吗？真是我记忆里的生活吗？是真的，又是幻的。这沉甸甸的几本书里所有的老房子，或许我一座都没有见到过，但是我为它们魂牵梦萦了几十年，我正到处奔波着寻找它们。

为什么这些照片有力地打动了我的心？仅仅是因为它们构图和谐吗？仅仅是因为它们光影丰富吗？不，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格调高雅，脱略世俗的浮躁和烦嚣。打动我的，是照片中浓浓的人情，拍摄者显然对农村的一切很敏感，他用镜头记录了生活的宁静、闲适、恬淡；也叹息这种生活的另一面：它的落后、贫穷、闭塞。他歌颂了那些老房子的自然和优美，也无可奈何地描画出它们不可避免消失。看那道骑门梁的曲线多么柔和精致，但它断裂了；看那屋面的穿插多么轻巧灵活，但它塌了一只角；看那门头，它曾经装饰着砖雕和壁画，色彩和材质的搭配多么巧妙，当年的房主把兴家立业的志趣都寄托在它身上了，但它现在已经破败剥落，影壁上长出了青草，草叶在照片里有点儿模糊，那是西风已经紧了，它们在颤抖。家园呀，远去了。

《老房子》的摄影者是个抒情诗人，它所抒发的是历史转型时期的情，是一个民族告别了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更加强有力的工业文明时那种且悵悵且留恋却又不得不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对着书本，我立刻想到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浪潮淹没英国的年月，行吟于湖边草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陶醉于田园风



光，农舍墙头常青藤叶片上的露珠和乡间小礼拜堂黄昏的钟声会使他们流下眼泪。都是痴人，都是伤心人。这是历史的回响，是天鹅的绝唱。凄清，然而美！

我无力买下那些书，叹了一口气，轻轻放下。但是我记下了它们的作者，用心灵为远去的家园拍照的李玉祥。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玉祥来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他也知道了我在研究乡土建筑，抢救它们的历史资料，偶然也有心情为远去的家园唱几首挽歌。有一天，他打来了电话，我们见了面。我知道了他对乡土文化的迷恋，知道他一年有一大半时间在农村里。这是一个既孤独又坚定的人。他有信念，这信念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出于心田，因而不会轻易放弃，不会轻易妥协。

不久，玉祥随我们的调查组一起到了广东梅县的侨乡村。我们在梅县火车站接到他，彪形大汉，背着跟他身材一样高的背包，足有几十公斤重，在人群里很显眼。衣服和背包都是军用式的，他说，过去穿便服，在上山下乡的时候被坏人抢劫过，损失了几台高级相机。用军用品伪装起来，也许会安全一些。那次，我们住在小街上的小客店里，那里同时还住着几个叫花子，他们白天在街上乞讨，晚上就跟我们掺和，在男女不分的水房里冲凉。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店老板和老板娘天天夜里吵架干仗，高声叫骂还带上响亮的劈耳光、打屁股，非常有气氛。早晨起来，两口子笑吟吟向我们兜售丸子汤。房间板壁上糊的报纸，早已发黄酥化，零零落落，勉强辨识上面断断续续的新闻，似乎是大跃进时代的，有三十多年了。床上的被褥灰黑色，发亮而粘湿，贴到身上先有一股凉气。一熄灯，墙上床下就发出窸窣的声音，显然有不小的什么东西在爬行，老鼠？蜈蚣？蛇？不知道。我们下乡，一般都住在农民家，既干净又放心，那次住在这样一家客店里，不太习惯，不过学生们照样紧张工作。玉祥也没有说什么，天天晚上摆弄他的相机和胶卷，有一晚还给我们的学生讲了一堂摄影课。不过，给我们拍的生活照，再也没有找到，他再三说早已给了我，但我一点也记不得。

以后，玉祥跟我们一起去过浙江的郭洞村，江西的流坑村，山西的郭峪村和西文兴村，还一起在浙江泰顺访问过许多古村落。在郭峪和西文兴，他和我同住

一间房，我可领教了他的勤奋工作。每天晚上，趴在床头写日记，一面写，一面问我白天到过的地名，见过的人名。刚问明白，转眼就忘了，再问，再忘，又再问。我被他的“不耻下问”弄得烦透了，他还要问。我本来是夜猫子，睡得不早，夜夜洗完脚睡下，他还在写，还在擦相机，修三脚架的螺丝。我一觉醒来方便，他还在灯下忙活。等第二天天亮，我起来了，他却在床上打呼噜，连又笨又大可以踢死牛的靴子都没有脱。山西缺水，这倒合适了。有一天我说：玉祥啊，这样可以讨不到老婆啊！他憨憨一笑，说：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真正的合作，玉祥和我只有一次，那是为三联书店出版的《楠溪江中游古村落》。20世纪90年代初，我连续几年研究过楠溪江中游的乡土建筑，给台北的汉声杂志社写了一本书，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三联书店希望出一本缩写的，请玉祥去摄影。他动身之前，我们一起拟了个计划，由我提出一批非拍不可的村落和房子的名单。他看过汉声杂志社出的那套书，怀着对楠溪江古村落高远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建筑艺术的无限憧憬，兴致勃勃地去了。只过了两天，我的电话就空前热闹起来，他用手机告诉我，这座房子倒塌了，那个门楼找不到了。他说，“我在东皋村，没有见到你最喜欢的溪门呀。”我问：“你在哪个位置？”“我在禁蚝步头上。”“你往上坡走几十步就到了。”过几分钟，电话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被新房子包围了呀，照片根本拍不成了。”“喂，我到了水云村，往哪里找那条石头巷子呀？”“你先到水云亭。”“我到了。”“你从亭北向西走二十步。”“走了。”“再向右一拐，不就是那条最美妙的巷子吗？”“哎呀，拆完了呀！”他到了埭头村。“玉祥，你到村背后去。”“好的。”“看到松风水月宅了吗？”“看到了——啊呀！太美啦，太精彩啦！”“你再往西边看，看到什么？”“好一堵拉弓墙，曲线太妙了，那是什么房子呀？”“那是木工家族的小宗祠，又是鲁班庙。”“你慢慢说，我换个胶卷。”“你留着几卷，到后面卧龙岗上用。”“我到卧龙岗了。”“怎么样？”“绝了，绝了，绝了。”那天他的胶卷大概用超标了。

楠溪江中游的古村落既使他兴奋，也使他痛苦。他激动地反复念叨着鲁迅先生的话：把美毁灭给你看，这就是悲剧。最悲剧性的事实是，他看到花坦村